

# 吳王之隱身法

(探路)

國民會議開會中，獨司法院院長王寵惠，因派吳稚暉、李石曾、張靜江、孔祥熙諸老，來滬勸駕，予孫經此一度致勸，意遂稍動，八日晚，京滬路夜快車，吳王兩氏，曾向路局訂定車位，各報記者聞訊，乃均往候車站，特區地方法院院長楊肇輝氏，亦赴車站致行，但至十一時四十五分，夜快車

# 孫科依徑消極

(續今)

鐵道部長孫科，日前以病來滬，前心憂鬱，未幾，適粵事發生，遂有人謂其表示消極，但亦無從證明，其後吳鐵城由京來滬，奉命勸駕回京，孫意稍動，宋子文亦派唐海安相訪，力懇勿萌退志，孫亦唯唯，最後，孔祥熙、張靜江、李煜瀛、吳敬恆、四人來滬，專誠敦促，力疾返京，四人與孫，密談時局問題甚久，結果，孫乃拍發致古應芬陳濟棠庚電，一般人始明孫部長態度光明，消極之說，實緣久居滬上，外界測度之辭，故庚電文中，有「苟利黨國，湯火爾辭，爾停之責，再不容却」之語，不過謂停云者，事實上難得

# 吳稚暉投宿小客棧

(雀金)

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，人老心不老，前住探訪，則各小客棧，均同聲答稱，絕無此位老先生，前來開房間，殆也。

# 王法勤潘雲超南下

(戈橫)

改組派二層領袖王法勤、潘雲超、顧孟餘、經亨頤等，去年應集北平，努力於擴大會議之發展，未幾，閻馮軍事失敗，始盤旋津門，銷聲匿跡，平心論之，此數人在改組派中，優於陳公博陳樹人等良多，以故世論於此數人，亦較二陳等稍多，王潘二人，忽接汪精衛電召，業已搭乘日輪，離津直赴香港，顧孟餘、經亨頤、亦將相繼南下，揣其用意，彼輩殆以陳濟棠最近之舉動，足資奮動之機會，亦未可知，惟按其實情，則粵中尚有左右派別之分，未易一致，而陳濟棠之舉動，西山派更思從中包辦，因此汪精衛遠遊香港，不能遽入廣州，職是故也，然則王潘等縱能行抵香港，然而恐亦僅能傍徨於赤柱山下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未易談到活動也。

當屬確切，然申報同日之本埠新聞，則又載王尚留滬，然則吳王果已抵京歟，抑仍留滬上歟，撲朔迷離，令人莫測，按吳王抵京時日，既為九日，則必係八日夜快車首途，奈何歡迎諸人，均未之見耶，意者，吳王為避免各記者訪問之麻煩，故將所定之車座退還，而先時化名登車，閉門隱身，恍如偷渡昭關也，果爾則吳王之計誠得，然未免捉弄諸新聞記者矣。



# 陳大悲摧折紅牡丹

(微少)

國產有聲影片紅牡丹，開演以來，轟動一時，近日，南京電影檢查員，忽有禁止外運之說，記者聞之，不禁稱異，蓋是片記者亦曾寓目，其中並無神怪及有傷風化之處，當此國產有聲片發軔之始，國家不獎勵之，而反摧殘之，誠令人大惑不解，旋經記者之電影界友人，皆曰：是陳大悲之惡作劇也，惟陳大悲何以仇視紅牡丹，其事言之滋為可嘆，茲將各友所談，綜合記之如下：

陳大悲亦為戲劇界一分子，平日與洪深、大有既生瑜又生亮之歎，惟洪深在滬主持戲劇電影，風頭頗健，而陳則半生潦倒，滬上知之者甚少，不獲已，乃資緣入外交部，去年閻馮亂起，陳慮南京政府不可恃，（此陳致某君函中語）卑詞乞憐於鄭正秋周劍雲鄭周介之入明星公司，時明星正應民衆公司之請，攝製歌女紅牡丹一片，初令陳教授演自談話，每因向人借貸，引起大衆之不滿，陳疑洪深從中排擠，益嗾恨於洪，旋因閻馮失敗，陳遂重入外交部，然以嗾恨洪深之故，遷怒於洪氏所攝之歌女紅牡丹，（其實功非洪一人所攝）此次紅牡丹在滬開演，外交部職員某某等，突以外交部用箋，致私函於電影檢查會，藉口紅牡丹影片，多描寫舊式社會，甚覺慘酷才學，連往外國，有損國體，請求電檢會禁止外運，陳氏雖未列名於此函，然此函為陳氏所主動，明眼人自能知之，（當陳月前，洪深在特院自首時，曾有一外函，部有一仇人」一語，此仇人即陳也，今此事又發動於外交部，陳氏雖未否認，人亦非信之矣，夫陳氏之程極洪深，揆之無毒不丈夫之諺，人亦勃

# 江浙漁民痛陳海軍失職

(何誌)

江浙兩省漁業代表史仁航等，最近呈文國府行政院，請規定海軍應負諸漁專責，略云：各省海軍，俱有規定職務，但就工業業論，工商所在之地，海軍應為保護，而捕魚各區，則尤以海軍為保護，如俄之炮艦，日本之巡洋艦，美之海軍陸隊，保護漁業，俱屬不遺餘力，而我國海軍，則無職務之規定，對於我國漁業，日益不振，而海權之日益侵削也，查江浙洋面，為我國東方大港，產魚最旺之區，江浙兩省漁船，屢集採捕，無慮數千隻，海產收入，奚啻萬萬，且非北方大港，南方大港，所能比也，今非北方大港，如青島大港，已為日俄漁輪所壟斷，南方大港，亦為日俄漁輪所壟斷，而我國漁民，所恃以為要圖也。

# 女記者的婚姻問題

(眼開)

甜心女記者，曾供職於本埠三馬路某通信社，以編、負笈習申韓術於江灣身，小玲瓏，有聲於時，自得乃學院，從此南北奔馳，於社、務自無暇顧及，惟該通信社出版「新中國的婚姻問題」一書，女記者見而索閱，一冊，乃其記者不與，且從前請之，女記者嬌嗔之，不為所動，幸其有一親戚，在該社，助其交涉，始獲一冊，旁觀者遂謂女記者之婚姻問題，已解決云。